

罗文应的故事

张 天 翼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 插图：陈 景 和

罗文应 的 故 事

张天翼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 1/4 印张 15 千字

1959年9月北京新1版 1978年11月北京第6次印刷

印数 107001—207,000 册 定价 0.11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书里有三篇故事,都是写小朋友们日常生活的。故事里的小朋友们,有优点,也有缺点,但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,都能认真地改正,使自己在思想和学习上得到更大的进步。

这三篇故事好象一面镜子,小朋友们可以照一照,是不是自己也能够做到。

目 次

去看电影	3
罗文应的故事	12
他们和我们	27

去看电影

小红上了电车，她要去看五彩片子“小园丁”。

同学们都看过这部片子——今年三月里放映过。可是那时候小红正闹病：叫做流行性感冒。妈妈不让她去看电影。

小红常常听同学们谈起“小园丁”。越听，就越想亲自去看一遍。可是这部片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她就老是盼着，等着。

忽然有一天——就是星期六，就是昨天——报上钻出来了“小园丁”的广告：星期日早场，九点。只放这么一场。

这可给她盼到了！妈妈这回准许了她。

现在她在电车上站着。脸通红，出着汗。焦急地望着窗外。

街上非常热闹。电车不慌不忙地跑着，客客气气地响着铃铛——一点也不性急，好象说：

“借光。呃，借光。”

“还有三站……”小红计算着。

有一位阿姨拉拉小红，她旁边刚刚空出了一个位子。小红对那位阿姨笑一笑，很听话地坐下，就发觉座位上有一本皮面的簿子——又是皮夹又是记事册的那么一本活页簿子。爸爸也有那么一本。只是这一本是浅黄色的，而不是棕色的。她问：

“阿姨，这是您的吧？”

“不是我的。”

小红举起那本簿子，嚷着：

“谁的？谁的？”

谁也不来认领。有一位老伯伯说：

“一定是刚才那位同志拉下的。他刚下车。”

于是好几个人对着窗外叫起来：

“喂，同志，你丢了东西！……同志！”

小红也在窗口扬着那本簿子：

“叔叔！叔叔！”

可是那位叔叔没有听见。他已经跨上了人行道，手里夹着一个黑色皮包。他站了一会，好象想了一下什么，又往东走。

小红决定：“我去交给他！”

卖票员正要关门，小红往他胁窝下一钻，就跳下了车。

电车开走了。窗口有几双眼睛对小红关心地看了

一看，就轰的一声掠过去了。

小红拿着那本簿子站在街边，踮起脚来望一望。又走上人行道，踮起脚来望一望。可是总没有看见那位叔叔。往东跑几步，跳起来望一望。还是没有。

“也许又是我毛脚毛手了吧？”她正要拔腿再跑，又疑惑起来。

真是。只要你不那么慌忙，好好地对四面看一看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人挟着黑皮包在对街慢慢走着，往南拐了弯。

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丢了什么笔记簿。他发现一个戴红领巾的女孩子追着他——“叔叔，您掉了东西！”他这才站住，摸不着头脑似地张大了眼睛。

小红把两手放在背后。她努力把呼吸调匀了，问那位叔叔：

“您刚才从电车上下来的吧？您自己查一下看，丢掉了什么东西？”

那位叔叔看了看自己身上，看了看四面八方。他霎霎眼睛，猜谜似地想了一会。又看看小红，似乎是说：

“就算我输。你说出来罢。”

“您掉了什么笔记簿没有？”

“笔记簿？”他把右手挟着的皮包交给左手，掏着左边口袋。“嗯，在这里。没有丢。你看。”

“您另外还有一本笔记簿吧？”

“没有。我只有这一本。”

小红着急起来：

“这就是说，这本簿子是别的叔叔丢的！”

小红掉脸就跑。

“喂，小朋友！”那位叔叔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又把小红喊住。“我忘记对你说‘谢谢’了。你拾到的东西虽然不是我的。我也应当谢谢你。”

小红掉脸就跑。往哪里跑，小红自己都不明白。

这可真是小孩子气！

她小时候，做起事来倒的确有点手忙脚乱：陈老师和妈妈谈过不止一次。现在呢，已经过完了暑假，小红升到了五年级了。这就是说，她现在已经成了高年级学生，简直可以说是大——说是大人虽然还不十分正确，至少可以说是大孩子了。

大孩子做起事来就不至于手忙脚乱，除非有很急很急的事情——例如赶着要去看很好很好的电影。

现在小红可想起了陈老师的话：

“小红，你看应该怎样做才对？你先仔细想一想罢！”

总是这样的：小红越急，陈老师样子就偏偏越沉



着，声调越平静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小红自然也就静下来，不那么慌慌忙忙的了。

嗯，想一想罢。

那位丢了东西的叔叔是在哪里下车的呢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在这个站上是找他不到的。那么——

“我把这本簿子送到学校里去……”

不。还是交给这里的派出所罢。顶多不过花费五分钟。……

可是别忙！先把这本簿子检查一下吧，看有什么东西。

许多页纸上都是密密的字。这一定又是工作笔记簿，又是学习笔记簿，跟爸爸那本簿子的性质一样。夹袋里还有一迭人民币。小红把钱拿出来要数一数，忽然有一张淡蓝色的纸头飘到了地下；原来是一张入场券。

“什么入场券呀？”——没有写明。也没有地点。那上面盖了一个蓝色的圆图章，可是认不出是些什么字。日期：是今天。时间：上午十时。“只限一人。请勿转让。”

纸角上有几个钢笔字：“王芬同志”。

小红高兴起来：“哈，我知道是谁的了！”

那么，她可以在《中国少年报》上登一个启事，找这位王芬同志。等到有一天，这位王芬同志读了报，就会

到这里的派出所去领回她的笔记簿，还有这张入场券。……

可是不行！就在今天上午十点钟，这位王芬同志要凭这张入场券去开什么会——说不定是很重要的会议哩。

“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时间——一秒钟一秒钟，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。

这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。真想要把这个问题向大家提出来：同学们，请你们自由发表意见罢！那就可以听到许多主张，许多办法。小红好象就听见有两个孩子在那里辩论。一个说：

“谁叫小红在电车上把这本簿子拾起来的呀？要是她没有拾起……”

第二个孩子马上反驳：

“依你说，小红就该把别人的重要东西随便一丢：‘关我什么事呀？我还是打我的康乐球去罢！’就拍达拍达跑掉了。就是让坏人拾了去也不管。是么？可是小红不是那样的孩子。她是个少年先锋队队员。”

“什么！”那头一个孩子叫起来。“把别人的东西随便一丢，去打康乐球？——那当然不对呀！康乐球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可是小红——并不是要去打康乐球。小红是要去看电影。她盼望了很久很久了。这是个了不起

起的好片子！好玩极了！只放这么一场。问题就在这里。”

“那么你说罢，哪件事要紧些？——还是王芬同志去开重要会议要紧呢，还是小红去看五彩电影要紧？”

那头一个孩子回答：

“当然都要紧。小红其实可以去找同学们，问他们：‘你们看过“小园丁”没有？’‘都看过。’‘啊哈！好极了！那么就请你们代替我做一件事罢，这是为人民服务的事呀。’小红就可以把这本簿子交给同学们。小红就可以去看五彩片子。”

“那么小红第一个就要找你……”

“嗯，那不行！我要跟哥哥上公园去呢。同学多得很呀，何必找我呢？去找同学们，好好地跟他们说一说，准行。”

那第二个孩子又很快地接嘴：

“这就是说：‘同学们！我今天因为要去玩，要去看五彩片子，所以我没有工夫来替人民服务了。你们代替我服务一回罢。你们可千万不能也去看什么电影，也跟哥哥去逛什么公园。你们应当代替我把事情做好。我不管了。’你的意见就是这样。”

“哦哟，我讲不过你们！随你们怎么办罢！反正小红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，谁也没有看见她现在做了什

么事。做得不好，反正也不会减掉品行分数。做得好，反正也没有奖品。……”

这就有许多孩子会嚷起来：

“哈，你不够做个队员！陈辅导员告诉过我们：‘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也要象有十只眼睛看着你似的，象有十只手指指着你似的，自动去做一个队员应该做的事，还要好好地做到底。’我们小红就是这样的。”

小红想：

“不错，就是这样的。十分钟以前要把王芬同志找到！”

结果——小红这回要去看“小园丁”，还是没有看成。

可是小红很高兴，因为她终于找到了那位王芬同志——原来是一位阿姨，年纪怕比妈妈还大呢。

是这样的：小红不慌不忙地查那本笔记簿，就发现了几个姓名住址。她去找了最近的一家，没找到人。又找到一个地方，那里大家向各处打电话找王芬阿姨，找到了。王芬阿姨来了。亲热地抓住小红两只手，不知道要怎样才好。

“小朋友，可是你还没告诉我——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小红说：“一个少年先锋队员。”

罗文应的故事

六年级的同学们和几位解放军叔叔交朋友，常常通信。第二小队队员们有一次写去一封信，信上讲到了罗文应的事情，是这样写的：

叔叔们：

收到你们的信，我们高兴极了。

你们说：“罗文应进步了、入队了，真是一个喜讯。这是你们给我们的一份最好的礼物。”

我们读到这里，欢喜得把罗文应抬了起来。罗文应又是笑，又是眼泪直冒。

上次我们和你们会面的时候，刘叔叔问罗文应为什么还不入队，罗文应脸上热辣辣的。那时候他申请过，没有批准：他不好好温功课。

那时候罗文应其实就已经有了这个远大的理想：将来要象叔叔们一样，当人民解放军。同学们给他提意见：

“罗文应，解放军叔叔不是说过的么：你现在一定

要听老师的话，好好学习，还要把身体锻炼好。”

罗文应看了同学们一眼，心里想：

“嗯，将来——你们瞧罢。”

意思是说，将来他一定搞好学习，锻炼好身体。可是今天——今天已经星期六了。刚要用功，又马上会遇到假日。不如从下星期一起罢。

到了星期一。下午放学回家，罗文应走得很快。他打定主意不再象往日那样——往日总得逛上什么四五小时才到家，一面吃着替他留下来的饭，一面又要防备挨妈妈说。今天一定按时回家，晚饭后的时间就可以好好分配一下了。罗文应一路上打算着：

“我得把算术题都答出来，整整齐齐写在本子上，星期日就带给解放军叔叔去看。‘叔叔，我将来能不能学炮兵？’——‘能！’错不了！”

罗文应想得很兴奋，就胸部挺出，大踏步走进市场里去了——不知不觉走了进去的。

他在市场里一共花费了两个多钟头。他忙得什么的：参观了许多许多商店。连磁器店他都仔细看过了。又在一个摊子旁边观察那些陈列着的小刀子。他恨不得试一试，看这些小刀究竟有没有赵家林的那一把快。而他研究得最久的，是玩具店门口的那一盆小乌龟。

“回去说服妈妈，让妈妈给妹妹买一个罢。我应当照顾妹妹……”

可是罗文应觉得整个市场突然一下变了样子。他吃了一惊。他从这个盆子上面抬起头来一看，原来电灯都亮了。

“啊呀，可了不得！”他赶紧站起来就走。“今天又迟了！”

拐进胡同，罗文应越走越快。他决计要好好做功课。

“解放军叔叔那么关心我哩。我争取入队，一定……”

忽然他听见“拍达！”一声，响得很脆。

“唷，谁在打康乐球？”罗文应望一家糖食铺里膘了一眼。他觉得这一膘还不够分明，就索性停下来瞧了一瞧。

唉，没有办法！这一局康乐球——罗文应非看下去不可，因为有一个“飞机”正呆在角落里，怎么也不肯动。那个打球的是个大个儿，很吃力似地打了一杆：没中。

罗文应等着那大个儿轮到打第二杆：还是不顶事。

罗文应非常着急。真要命，别人还得赶回家吃晚饭，吃了晚饭还有八道算术题，一张大字哩！可是那大